

「两个凡是」之外

秦耕

(杂文)

“两个凡是”不行”的道理，《邓小平文选》中已经讲得很深透了。由“两个凡是”推想开去，被绝对化了的“凡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似乎还有不少。

比如，有些人套用这么一句话：“凡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算好士兵。”这类“凡是”就有点绝。雷锋生前似乎并没有当将军和元帅的“理想”，只做了一颗平凡的“螺丝钉”。

但谁能说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战士？那些放弃冠军甘心做陪练的运动员，谁能说他们不是好运动员？有些患有崇名症的人，总把名人的话和名言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凡是名人的话都是名言；凡是名言只能出自名人之口。

而实际上，“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鲁迅语）

“凡是……都……”这种句式，并非不能用，而是不可滥用，乱

用，随使用。否则，连动物也要抗议的。比如公鸡叫鸣不下蛋，母鸡下蛋不叫鸣，虽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但也不能冠以“凡是”。因为大千世界，倘有公鸡下蛋，母鸡叫鸣的例外。

十九世纪初，鸭嘴兽的标本第一次运到英国。人们对这种“非禽非兽”的“怪物”大为惶惑，一时嘲笑议论颇多。恩格斯也去参观过鸭嘴兽，后来又看到它下的蛋，觉得这种既会下蛋又会哺乳的动物不可思议，也附和人们嘲笑过鸭嘴兽。可是后来当他和马克思一道研究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后，便发现没有什么值得可笑。因为世界上不但有既下蛋又哺乳的鸭嘴兽，还有用肺呼吸的鱼，还有过四足的鸟……恩格斯很为自己当时的浅见感到惭愧。他在给施米特的一封信中谈到这件事时说：“但愿你对价值观念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吧！”

恩格斯在这里告诫的是：“凡是”都应当作为具体分析，不要先入为主，囿于成见。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都难免把事情弄错。我们应当从中悟出一些道理来。

车间很小，一名班长，十来个职工，虽不是关键环节，却又是不可少的项目，当年长鼻子专家把它设计在偌大厂区西北一个最偏僻的角落。建厂二十多年，办公楼的大小头目很少涉足于此，于是，这车间便自成一统，职工们给这个绰号叫“西北局”。

一天，厂技术科小尹领着一个陌生人来到“西北局”门口。班长审视来客一眼，严肃地问：“找谁？”

“咱们厂……”小尹欲言来意，看看同伴，同伴笑着摇摇头。小尹改口说：“来看看。”

“看看？”班长冷冷一笑，话中带刺地问：“认得字么？”

来客谅解地笑了笑，看看门，门上写着“来客止步”几个大字，又环视车间，整个车间窗明几净，微尘不染，十几名职工

身着一色的白大褂儿，头戴白帽，足登拖鞋，干净得好似医院的手术室一般。小尹明白了班长的意思，正要说明，“局长”不耐烦了：“还不明白？请看看墙上！”说完死死盯着来客带灰尘

的脚。来客看看墙上，一块小黑板上用粉笔大大地写着“无尘”二

字。他蹙眉想了一下，认真地问：“你们天天都检查吗？”

“那还用说！”班长卖弄地说，“虽然二十多年厂里很少有要员来我们车间检查，可同志们还都十分自觉。大家都知道本车间唯一要紧的要求就是‘无尘’。所以天天检查。”

“如果有灰尘呢？”来客接

着问。“擦掉‘无尘’，写上‘不及格’。”

“那擦的时候，”来客又认真地问，“粉笔沫飞扬起来，不是反倒有了‘尘’吗？”

“这？”班长刷地脸红了，自信的神情一扫而光，赶忙起敬地向来客伸出双手：

“同志，我们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注意到的问题，叫你一下给抓住了！你可真够过细！请进！欢迎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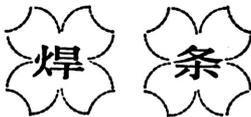
小尹笑嘻嘻地声明：“这是咱们新调来的厂长。过去在宏源厂任总工程师，经常在下边走动，对各车间都很熟悉哩！”

听说是厂长，班长紧紧地握着来客的手：“请厂长进车间指导！”厂长看看自己的脚，笑着请求道：“给我们俩也换换你们穿的那种鞋吧。”

“西北局”来客

(小小说)

咸阳 文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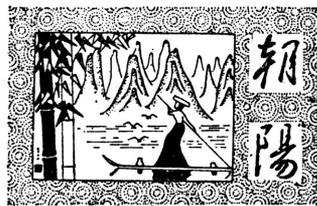
渭南防疫站 徐 喆

虽有闪光的年华，却从不炫耀自夸。勇敢地为理想献身，无私地把躯体熔铸。

在钢板连接处紧紧地牵拉，使航船经得起风浪吹打，用毅力组合成高高的井架，让钻头准确地地向地心进发……

塑造了，大写的人字，熨平了，劫后的伤疤。谱写着一曲曲振兴之歌，把青春化作纷飞的礼花。

呵，多么可敬的焊条！有了你，现代化建设的庞大机组，才能日夜不息地喧哗。



“开拓者”征文

秋天，关于补考……

河南 赵中森

国家规定，凡一九六七年后初、高中毕业的职工，一律进行补考。

“肃静。现在，我开始发试卷……”

这是一种庄严、又分明挟带着几分戏谑的口吻。弥漫着机油、雪茄、发乳、珍珠霜分子的考场，空气，骤然间仿佛跌落到冰点……三分……十分……我，捧着洁白、初升的帆一般的试卷，那贮满侥幸的笔，连同冰凉的心，却早已凝铸成急剧坠落的锚；腕上“西铁城”嫣红的秒针，正记录着时间烙刑下苍白的“供词”……我的右邻，一位美丽、新婚的女工，正用粘有生面疮疤的手（指甲上还涂着晶亮的红丹呢），护围着睫毛下檐雨似的疚愧……

记下了、记下了呵，“一千七百名‘文革’中毕业的青工，百分之十七交了白卷！”填入这大型制氧机厂的《厂史》，时间：一九八三年的秋天。

秋天，该是黄金般富有呵！而我们（我们这百分之十七）却慷慨地向母亲奉献出苦霜般的盐碱

地……于是，在赤道和赤道相交点的秋天，“补考”，这令人发窘的词汇，红着脸颊，闯入了我们现实生活的辞典！

亲爱的朋友呵，“补考”，绝不是一代人额上耻辱的金印！我们的骨骼中，不需要补入钙吗？我们的血液里，不需要补入铁吗？我们苦涩的青春不需要补进甜润吗？我们贫瘠的心田，不需要补种丰腴吗？需要补给的，实在太多了……

抬起羞怯的头，大胆地宣布：我——是补考者！

朋友，在属于年轻母亲的四十分钟，哺乳婴儿与温习几何的和谐中；在飘扬着蒸汽和笼屉香味的饭厅、饥肠辘辘与背诵定律的庄严旋律中，深夜，在撩起薄毯的床沿，沙沙笔尖和女儿梦呓的浪漫诗情中……我们，终将会在迷宫般的方程式中，一页、一页地拣回那失落的青春——十个夏天、三千多页呵！足够重写一部雄壮的史剧、一部八十年代的《卧薪尝胆》！剧中，我们既是编剧，又是导演，还是主角啊！

重新学习感情的剪裁——多一点冷峻吧，告别“这一个”酸楚的时刻，正是为了拥有“那一个”甜美的秋色呵！



宋代著名学者朱熹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合称为“四书”。《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孟子》是孟子的言行录。《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大约为秦汉之际的儒家的作品。它分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条。《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它把“中庸”奉为人们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并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的学习程序和方法。

“五经”的名称始于汉代，指《诗》、《书》、《礼》、《易》、《春秋》。它和“四书”一样，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后人合称为“四书五经”。

价值 三原 马元智 文物收购店里，一颗碧绿的翡翠帽花，在放大镜下闪闪发光。终于，定价了。

卖帽花的老奶奶，听说给折一千元，惊得呆住了。但，她毕竟得到了这笔钱。

次日，收购店一位同志找到她家，面有愧色地说：“对不起，帽花估错价了……”

“什么！你们就这样做买卖？”老奶奶颇不高兴。

“您别急。经重新鉴定，帽花值三千元。请您到店里，补给您钱。”

“天——”老奶奶又惊又喜，再也说不出话来。她想起了店里的标语：“整顿店风，取信于民”。八个字，象翡翠镶出来的。

当初舍身救他回师府的恩人的妻子。一听此话，张学良愧悔交加，泪如泉涌，双膝跪地，向艺妇请罪。这个情节的安排，不仅有机地呼应了剧中人物的关系，还显示了张学良性格的另一个侧面，豪爽，重情。

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发展的历史，从正确的意义上来说，一个戏的情节越真实，越丰富，越曲折生动就越好。《少》剧正是以其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情节，令人回味无穷不已的。

扣人心弦的情节

话剧《少帅传奇》观后

水笑

在这个尖锐矛盾的情节安排上，充分揭示了张学良善于纳谏、临乱不惊的将军气质。剧中还安排了一场京韵大鼓的演唱。艺妇用血泪控诉了倭寇蹂躏残杀我国同胞的暴行。这对于有日本人参加的为庆祝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招待会，当然是极不协调的，尤其又让奸奸杨宇霆看见，更增加了紧张气氛。就在张学良要处置这个艺妇时，他的医官却告诉他，其人正是

宝鸡市话剧团演出的八场话剧《少帅传奇》，以一九二八年的“皇姑屯事件”为背景，深刻揭露了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展现了以张学良将军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独立，与日本军国主义及其走狗所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该剧以其扣人心弦的情节，紧紧地抓住了观众。

系国难家仇于一身的少壮派将军张学良，当他冒险从前线返回家中吊父丧时，日本人也假惺惺地前来致哀。这时，他明知杀父凶手就在眼前，却要装出亲善感激之态，还得接受他们的勋章，这已属难忍。但就是

